

I243-231 C1

清代怪案傳奇

乐牛
编著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

清代怪案传奇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清代怪案传奇

乐牛 编著

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装甲兵工程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 字数153千字

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6,000

书号：ISBN7—5002—0356—X/I·66 定价：2.20元

形 象 的 法 律

——序《清代怪案传奇》

罗秋生

暮春时节，繁花匝地，柳岸莺飞。我为清理一桩积案弄得头晕眼花，独自在后海沿岸散步散心，看见作家乐牛也在岸边独行，他人本来瘦弱，加上那低头沉思的神态，使我不禁想起行吟泽畔的屈子。我上前同他招呼，他立刻抓住我的双手摇晃着，说：“老朋友，你是搞法律的，也许受你的影响，我也想涉足法律啦。”他一直从事文艺创作，写出不少精彩的小说，向来为我敬重。他为什么弃熟就生，要搞法律呢？当我提出质询时，他却笑而不答。

在秋风乍起，篱菊飘香的时候，他来我家串门，拿出一迭厚厚的稿子，请我协助审定。看见《清代怪案传奇》的书名，我才明白这便是他“涉足法律”的成果。我迫不及待地阅读书稿，心情一直激动。近年来，出了不少案例选之类的书，在普及法律知识方面起过不少的作用，但法律本身却比较枯燥，不如文艺作品那样广泛地受人喜爱。然而，健全法制，树立法制观念，人人自觉守法，这些对于推动改革、实现四化，却是不可缺少的。为了使法的观念深入人心，指导行动，我一直希望作家涉足法律，用他们手中生花之笔，将法律化为形象，那将会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的。所以，看到老朋友的这部书稿，欣喜之情，自然难于抑制了。

《清代怪案传奇》是属于法律文艺的范畴的作品。法律文

艺，我个人认为，它是用文艺的笔法来宣传法律的。法律是它的内容，文艺是它的表现形式，或者说，是形象化的法律或法律的形象化。因此，它的内容不能违背法律，他的目的在于普及法律知识、树立法制观念、促进建立、健全法制。如果这个观点不为谬误，如果用这个观点来评价《清代怪案传奇》，那么，我敢肯定，乐牛的这部书便是一本很好的法律文艺作品了。

首先，它的内容取材于古代审案的资料，而且，故事的主要情节、至细节，都是有据可查的。如《三命奇案》，反映的是清代嘉庆年间发生在安徽怀宁县的一桩大案；又如《毒杀记》，也是当时安徽的一桩凶案。这些案子震动了当时的朝野，在《清史稿》、《清实录》等历史文献中都有程度不同的记载。乐牛在《传奇》里忠实于史料，所以，从中可以了解清代的法制、社会及政府机构的情况。另外，由于作者又是以小说手法出之，再现了当时发案、审案的具体场面，在一些极次要的地方作了剪裁、取舍，并有适当的联想和想象，读来又生动、有趣，具有吸引人的力量。因此，阅读这本《传奇》，既能获得法的知识，又能获取美感享受。

我不懂文艺，若从读者的感受而言，我觉得《清代怪案传奇》的情节是曲折的，文笔是生动的，不少地方，作者常常用极简洁的描写，便塑造出较为突出的人物形象。

老友乐牛让我为他的书写序，我想起暮春时节在后海的见面，当时草青树绿，春意浓郁，我的眼前，似乎看到法律文艺园地鲜妍的春色已将来临，我乐意为《清代怪案传奇》这朵花欢呼，故草草写了这篇序文，算作为法制文艺的繁荣作的一点努力吧。

1988年夏于西单

目 录

形象的法律

——序《清代怪案传奇》·····	罗秋生
三命奇案·····	1
毒杀记·····	56
无影凶手·····	101
连环案·····	127
会变化的杀人主犯·····	163
台湾凶案·····	210

三 命 奇 案

兄奸弟媳，弟弟反而行賄以証妻貞；只因
为保好名声，引得文痞、地痞紛紛出动。县
令、知府、巡撫、总督都登場，案子反而越审
越差劲，连皇帝老儿也朱笔亲批曰：“此案可
恨。”

“哎呀，不得了啦，张伦、李康堂爷俩中邪秽啦。”

天刚麻麻亮，村里突然爆发出惊慌的叫喊。

叫喊是从张大勋的院子里传出来的。那些早上起来拾粪
的、挑水的、洗菜的人纷纷赶到张家院，连惯常睡懒觉的人
也披衣前去看热闹。一会儿，张家大院外边便里三层、外
三层尽是黑鸦鸦的人群。先到的挤进院子，只见东厢屋的门
开着，床上躺着硬梆梆的三具尸体：一个身材魁梧，浓眉大
眼，活象头大犍牛，他是张家的族姪张伦。一个是头发麻白
的老头，他是张家的长工李康堂，另一个是半大小子，他是
李康堂的儿子李小八。这三个人年龄不同，胖瘦不一，但是三
人的脸皮、嘴唇都是乌青的，象是阴干了的猪肝一般颜色。那
三双手的指甲也发黑。不知怎么都得暴病死了。

这是清代嘉庆八年（公元1803年）4月20日的早晨。

“他们一定是中邪秽了。”张大勋哥哥张大有的仆人

孙亮，说：“昨晚我们还一起吃的饭，当时还好好的，怎么就死了呢？”

“我同孙亮一早去敲他们的房门，里面没声。”张大勋妻子胡桂花的姪子胡泰来说：“我就觉得不对头，卸开房门，就发现他们三人死在床上了。”

院里的人看一阵，叹息一番，挤出去；外面的人抱着好奇和同情又挤进来。争看稀罕，本来，当时没什么文娛活动，看看死人，精神受到刺激，每个人看完后，似乎都很满足。突然，一个二十八九的妇人从内堂出来，她脸色煞白，跌跌撞撞地奔向东厢房。她走到张伦的尸体面前，蹲下身子，摸摸死者的头，按按死者的胸，又将死者的头搂到自己怀里，吩咐仆人，说“快拿热汤来。”仆人送上热汤，她亲手灌到张伦嘴里，那汤从死者嘴里流出来，流到她的手上，流湿了她的裙子。当她看到张伦抢救无效时，眼泪嘩嘩地流出来。

这个女人便是胡桂花。

“这怎么办呢？”胡桂花流着眼泪，说：“请哪位快去告诉我公公吧。”

一会儿，她公公张体文在长子张秀伦、次子张大有的陪同下下来了。张体文是寿州的一个大财主，田连阡陌，广有金银，是位连州、县老爷也让他三分的人物。他一来，看见三儿媳胡桂花那哭鼻子抹泪的样子，皱了皱眉，说：“老三不在，你要替他留个脸面，回房去吧。”他转头朝身边的大儿子说：“派人去请尸亲和地保来，听听他们的意思，再作商量。”说完，他倒背双手，踱进屋去。胡桂花连忙出来招呼，给公公和大伯、二伯让座、倒茶。她的两只眼睛已哭成红桃子了。

张大有狠狠盯了胡桂一眼，心里充满了快意，暗黑道：“野汉子死了，你就那么伤心？你这骚货。老子是为了你，才杀这三个人的。”

的确，杀人凶犯就是这个张大有。

张体文这老财主有三个儿子：长子张秀伦协助父亲理家，为人循规蹈矩；三儿子张大勋在官府当差，押运粮草，常年不在家，为人很讲脸面。唯有二儿子张大有是个武举人，喜欢使枪弄棒，问柳寻花。三兄弟都有妻室，唯有这三儿媳胡桂花长得标标致致，更兼本性风骚。张大有对这儿媳垂涎已久，只是不好下手。赶巧他妻子死了，留下个不满周岁的男孩斗子。他便央求胡桂花帮助抚养幼儿，胡氏应允后，张大有就以看望孩子为名天天泡到老三家里。这一男一女，立即勾搭成奸。但很快被人发现，张秀伦以长兄的身份，训斥张大有；胡桂花的嫂子带了儿子胡泰来寄居，也劝阻胡桂花，全无效果，张体文怕家丑外扬，只好让三兄弟分居分产，各立门户。张大勋常年在外，分居独过后，怕胡桂花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就让族姪张伦到家里帮助收取田租，偏张伦是个风流子弟，很快就同胡桂花打得火热，张大有反倒被冷到一边了。张大有妒火烧心，暗瞅机会报复。就在这年的正月，张大勋家的长工李康堂套车连夜去拉东西，因不见了鞭杆，让儿子李小八去寻找，李小八寻到厨房，恰好碰见张伦和胡桂花在灶脚草堆里干那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李小八吓得扭头就跑，告诉了父亲李康堂。李康堂常受张伦的压制，早就憋了一肚子的火。这下抓到把柄，便四处宣扬，自然也捎到了张大有。张大有看见自己臭名越来越远，胡桂花又被张伦占着了，自己也挨不着边儿。他又气又恨，他暗自打算杀了张伦、李康堂父子，这样，既除了情敌，又可灭口。于

是，他谋划一番，果然把三人杀了。

一会儿，尸亲和地保都到了。张伦的哥哥张怀，他看过尸体，默默无言。地保陶忠见三人暴死，嘴脸乌青，吓了一跳，他冲张体文行个礼，说：“张太公，你是德高望重的人家，自然是不会有杀人害命的事情的。可是，三人暴死，人多嘴杂，难免有人胡猜疑，飞短流长，那会影响你家名的声。所以，我觉得还是报官勘验，这样，能避免流言，我也不担责任。”

张体文神志坦然，说：“你说的有理。”

张大有听到“报官勘验”四字早已肉跳心惊了。他倒吸一口冷气，想到人是自己策划杀的，手心便冒出汗来。前天，他让住在自己家的族姪张发淋，从苏旺坝蒲家药店买了包红砒。昨晚，他将仆人孙亮、长工张守素及张大勋那读书的儿子张保安召到一起，又找来胡桂花的女儿胡泰来，说：“李康堂太不象话，竟然到处宣扬我弟媳胡桂花与张伦有奸，这不是丢我家的丑么？谁不知道，我张家是有脸面的人家，怎会有这种事？胡桂花只是为人活泼，好同人说说笑笑，并没有任何越轨的事情。可是，李康堂这么胡散布，既丢我张家的脸，”他指指胡泰来，说：“也丢你胡家的脸呀！今晚我找你们来，没别的，就是商量着怎么把他们干掉。”张保安到底小，听说杀人，双腿就软，连连说：“不，不，我不干。”张大有瞪眼，说：“人家败坏你妈的名誉，你不敢教训人家，你还有点孝心么？你还是我张家的孩子么？”他朝大家扫一眼，一拳砸到桌上，说：“一切有我作主，天塌下来，我一人承担，你们怕什么？”随后他说出自己的杀人计划：首先由张守素找个借口邀张伦和李康堂父子出外闲逛，孙亮和张发淋则在厨房里把砒霜拌入红糖做

馅，烙几个糖饼。待张伦他们回来，便以守夜点心给他们吃。昨天晚上，张守索引张伦他们逛得又饥又渴，孙亮一端出糖饼，他们三人便狼吞虎咽起来，半夜毒发，他们想逃出来求救，但门已反锁了。待屋里安静下来，孙亮等开门进去，只见李庚堂等三人七窍流血，气绝身亡。他们给三人尸体搽去血迹，清扫了房里的呕吐物，然后反锁房门，从门下挖洞出来，现在，地保要报官勘验，张大有怎么不紧张呢？当张体文已表示同意时，张大有说：“陶地保，你的话好像是替我家着想，其实是不信任我家，怀疑我家杀人夺命。”

“言重，言重。”陶忠摇头道：“张二爷，你这么说，我陶忠怎么能担待得起呢？”

“照这么说来，我是错理会你的话啰！”

“就是，就是。”

“既然如此——”张大有盯住陶忠的脸，说：“张伦是我堂姪，李庚堂父子是大勋家雇工，与我们的关系或是亲戚，或是主仆。他们的事，即我们家的事。只要尸亲同意殓埋，何必惊动官府呢？”

陶忠知道张家是惹不起的，便默不作声了。

张体文见二儿子这么说，也点点头，说：“这也有道理。”

可是，直到傍晚李庚堂的弟弟李东阳也没有来，关于殓埋的事自然无从决定。直到天已大黑，谁都以为他不会来了的时候，他突然到了张大有的家里，他进门就说：“嘿，真对不起，有事耽搁了。”

“没事。”张大有让座、端茶。

“张二爷。”李东阳说：“我哥哥和姪子到底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中邪死的。”张大有说：“现在天气一天比一天热，遗体容易腐朽，我看，快点埋了吧。你们家不富裕，庚堂死去，不少客人会上你家。光招待，恐怕花钱也不少。”张大有瞅瞅李东阳的脸色，继续说：“庚堂在我家多年帮工，吃尽辛苦。若亏待了他的家属，我也于心不忍。这样吧，我送你四百二十文，你拿去快把庚堂父子埋葬了吧。”

“埋是要埋的。李东阳眨眨眼，说：“不过，天已晚了，无法看清尸体，过后，我们再说吧。”

这李东阳是个非农非商，亦农亦商的角色，他有时帮人打几天短工，有时又挑个小担，走家串户，有时锅里没米了，也捎带干点顺手牵羊的事情。他以前结过婚，老婆跟人跑了，他便烟、酒、嫖、赌，什么都干干，慢慢变成游手好闲之徒。第二天，他看到哥哥和姪子的尸体，他没有哭泣流泪，甚至连悲伤的神色也没有。他象木匠审视木头、砌匠检查砖瓦一样，非常平静地细细察看李庚堂父子的尸体。他见哥哥的脸色发黑，暗自点头：“嗯，这好象是闷死的。”他看见李小八的肚皮有点红印，又自己琢磨：“这人象被人踢死的。”张大有在一边审视着李东阳的神情，也摸不透这个滑头想干什么。

李东阳把两具尸体看了十八遍，后来，他简直不是看尸体，而是借故拖延时间，等待张大有出个好价钱。张大有财大气粗，哪里把李东阳放在眼里，心里骂道：“给他四百二十文，他不要，这小子打算干什么呢？”忽然，他想到胡桂花，便对李东阳说：“你细细再察看吧，我进去歇歇腿儿，你看完了，去找我吧。”说完，他一直走进弟媳的臥室，看见胡桂花坐在床沿上流泪，他心里骂道：“这小娼妇，还在哭张伦这畜生哩。”妒意袭上心头，火气呼呼往外冒，用讽

刺的口气说：“这次你的眼泪水真不少呀。”

胡桂花头也没抬，说：“唉，别说他们三人在我家干过那么久的活，就是不认识的人，看见他们死得那么惨，也会止不住出泪水呀。”

“恐怕你的泪水不是这样流的吧。”

“什么”……“胡桂花抬起头。

“你是哭张伦。”

“张伦是族姪呀，他死了哭哭不应该么？”

“哼，你还同我绕圈子。”张大有气呼呼地走上去，“你是哭族姪吗？不，你是哭情人。”

胡桂花身子一抖，眼皮一翻，不满地看了张大有，说：“你又胡说八道。”

“李小八看见的不是事实？”

“不是。”胡桂花看见张大有那双直勾勾的眼睛，叹口气，说：“你总怀疑我。除了大勋外，我只同你有过那些事……”

张大有坐到床沿，伸到扯住胡桂花的手臂，往自己怀里一带，就要摸她的下体，胡桂花用手拦住了，说：“明天吧，今天没情绪。”她仰脸一望，看见张大有不高兴，说：

“你放心，我说话算话，我会对得起你的……”

张大有无精打彩地从胡桂花卧室出来，赶巧碰见李东阳来找，他说：“你看验好了？你打算怎么办？痛快点儿！你哥、你姪子是中邪秽死的，谁也没责任。你不要打算我给你钱，一文也不给……”胡桂花拒绝做那事，张大有便把一腔邪火发到李东阳头上。

李东阳本是嫌四百二十文太少，算计了，只要张大有再增加一点钱，他就同意私埋的，谁知当头受到张大有的一顿

数落，而且张大有竟说：“一文也不给。”他觉得发财无望了，咬咬牙，一横心，说：“报官。”

“心中无冷病，不怕吃西瓜。”张大有一挥手，说：“你要报官就报官吧。”

这个决定出于李东阳的意料之外，他只好悻悻地走了。

既然尸亲不同意私下殓埋，张家便以张体文的名义上报官府。

张家的报告送到寿州知州郑泰的手里，郑泰心烦：“唉，又是讨厌的人命。中邪秽死了就埋了算了，报什么官啊，让老爷不得安生。”

郑泰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他当时有心烦事。这位州牧，平日只顾搜刮，不理政事。他管辖的怀宁县一带，地处安徽的西南角，比较贫困，他正活动调任淮北。当时，淮北毗连中原，是全省开发最早的地区。远在春秋后期，江淮间便修建了著名的水利工程——芍陂，能灌溉大片农田，旱涝保收。故此淮北是最富裕的地区。淮北黄泛是从1194年开始的，从此水涝才连年不断。在嘉庆八年，即1803年，淮北倒真是安徽的“天府之国”了。在富庶地方为官，搜刮方便，自然容易发财了。不久前，藩台聶大人做寿，郑泰便派李复春前去送礼，谁知李复春好酒贪杯，误了日期。藩司的全称是“承宣布政使司”，是在总督、巡抚之下掌管一省财政、民政、文官调任的衙门。它对郑泰的前程影响很大，他觉得李复春误了他的大事，便把他赶出州衙门。他正准备到省会活动，偏偏碰到怀宁县的报告，便不由得发起火来。但是，人命案件又不得不及时处理，否则，传到上峯耳朵里，调任便更加困难了。所以，第二天他带领仵作、刑书、衙役一大帮人，来到怀宁县验尸。

州牧驾临，张体文等热情而又谨慎地迎接、款待。郑泰稍事休息，就到死者的屋子里察看一番，没发现什么异常，他吩咐作作仔细察验，自己便回到堂屋坐下，随便询问了死者的姓名、死后发现的过程等项，张体文一一作了回答。

一会，仆人端上茶水、点心。

张体文拱拱手，说：“大人请，山僻之地，没好东西，大人就凑合着吃点吧。”

一会，作作上来禀报，说死者脸孔、嘴唇发乌，指甲发黑，用银针刺入喉咽，针色变黑，擦拭不掉，作作说：“大人，小的检查，根据这些症状分析，三人都是中毒死的。”

“中毒？”郑泰有点吃惊，问张体文道：“太公，死者是你家什么人？”

“回大人。”张大有连忙代答：“那年轻后生张伦是我家族姪，那一老一少是我家的仆人。”

“你三弟呢？”

“他出差在外，已有三个月没回了。”

“家里还有何人？”

“只我弟媳胡桂花带着一个刚上学的孩子。”

郑泰点点头，说：“昨晚谁同死者在一起？”

“有仆人孙亮、长工张守素及弟媳的姪子胡泰来和我三弟的孩子张保安。”张大有说：“今天是孙亮、胡泰来，首先发现三人死了的。”

“把他们叫来。”

孙亮、张守素、胡泰来、张保安来后，郑泰询问死者因何丧命。

孙亮：“我看是中邪秽。”

“我看也是。”张守素应和道：“昨晚我去他们屋，感

到闷，我便同他们在外面蹓到很晚才回去，路上，他们都说头晕。”

“什么中邪秽？他们是中了煤气毒。”胡泰来说，“不是煤毒，有这么厉害么？”

张保安只十一岁，还是娃娃。郑泰问不出所以然，就让胡泰来，张守素、孙亮先走，单独留下张保安，先问他几岁，读什么书，会不会写文章，然后说：“你说说，他们是么死的？”张保安早已被他二伯张大有嘱咐过了，他说：“他们一定是吃了毒蘑菇，昨晚他们吃蘑菇，让我吃我没吃。”

郑泰见众说纷纭，心想死者不是亲戚就是主仆，而事主家仅有一个妇道人家和一个读书的孩子，也不是杀人的人。最重要的是惦着自己的事，也无心追究下去。他吩咐尸亲明日到州衙，只要尸亲没有异议，便验埋了尸首，了结此案算了。他喝了杯茶，吩咐备轿，就带领众人回去了。

临行时，张体文吩咐仆人，搬来祁门红茶、屯溪绿茶、六安瓜片、宣城密枣、灵山酥梨干等土仪足足装了两担，说：“郑大人，这都是本省的土产，不成敬意，你拿去哄哄孩子吧。”

郑知州在衙门里等尸亲，李康堂的弟弟李东阳却总不见人影。郑泰并不着急，倒是张大有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因为他也听说，郑泰正活动调任，新知州一来，必定再行勘验，那么察出真情，他就小命不得。他想在郑泰任期内快快了结此事。他派人去找李东阳，可李东阳的邻居说他走乡串镇做买卖去了，什么时候回家都说不定。张大有束手无策时，忽然想起朋友孙克伟，连忙去找他。

孙克伟是个贡生，平常包揽讼词，无恶不作，张大有带了礼物登门拜访，孙克伟从屋里跑出来，说：“张二爷，什

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好久不见，真想你哩！”

“你想我？为什么不去看我？”张大有笑道：“现在我想你，就来看你了。可见我想你比你想我厉害得多哩。”

两人坐下后，张大有让仆人送上礼物，孙克伟连连表示感谢，说“咱们是朋友，何必也来此俗套。”他凑近张大有，说：“你是不是找我有事？”

“无事不登三宝殿。”张大有这么开了头，于是将家里死了三个人的事情叙述一遍，他说：“克伟兄，你知道，我家并非一般人家，很讲究名声的，现在，两个仆人、一个族姪突然死在老三家里，尸亲不到场，无法殓埋，我弟媳只带个孩子在家，简直无法安静。而这久久停尸家中，别人必定疑惑，飞短流长，也有损我家的声誉。”

“你呀，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”孙克伟哈哈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？要消除此案，必要尸亲撤诉；要让尸亲撤诉，就要不吝金银。谈到金银，别人难办，你家还有何难。”

“高见，高见。”

“钱能通神嘛。”

张大有拍脑袋，恍然大悟，说：“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”他辞别孙克伟回家，派人天天守候在李东阳家门口，终于把李东阳找到了。

这李东阳本想狠狠敲笔竹杠，但张大有仅出四百二十文，他嫌少，便没同意殓埋。他要报官勘验，本是想将张大有有一军，谁知张大有在胡桂花处碰了个软钉子正在生闷气，便同意报官。眼看一笔横财飞了，他很后悔。偏偏知州勘验后，仍让尸亲到衙签字同意，他又看到一线希望，为逃避衙门的传讯，他更借口出门做买卖，到朋友家躲了起来。他能躲，张大有能堵，这回终于堵住了。他只好来见张大有。